

# 「那時，人子的記號要出現天上。」(瑪 24:30)<sup>1</sup>

## 導言

「你早上撒種，晚上也不要住手，因為你不知道：是早上撒的，還是晚上撒的長的好，或是兩種都同樣好。」(訓 11:6)

明智的訓道者用這些話向天主真理的宣講者發言，他不應因在早上已宣講而滿足地休息，卻應在夜間的每時刻宣講，並要繼續宣講，如同聖保祿勸勉弟茂德說：「務要宣講真道，不論順境逆境，總要堅持不變；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樣的教訓，去反駁，去斥責，去勸勉。」(弟後 4:2)

今早樞機已向你們宣講，我相信，他藉著天主的協助而撒的種子，將在你們內結出果實。<sup>2</sup>如果我現在也能說一些在你們內結果的說話，那就會是優異了。

當然，有些人或會說：「這麼多講道有什麼意義？它們祇成為沉悶及荒謬的機會。」但這並不真實。懷有十分樂意心靈的人，不會沉悶；他反而樂於在任何時刻，聆聽關乎他的天主及創造主的話。懷有急切學習心智的人，會在一日的任何時刻參加講座，以增長知識。他也不會因為他在早上已聽過教授的課，而在下午缺席。反之，他會樂意出席。

這也適用於懷著十分樂意的心靈，去聆聽天主聖言的人。他不會因為早上聽過一次講道而錯過下午的，反會樂意地參加晚上的講道。即使他並未因此獲益，或有時得益輕微，但如果他愉快地參與及樂意地聆聽關乎他創造主的講道，就有極大的功勞。在這裡接受的慣例當中，市內的學生急切來聆聽天主的話，是其中一個較好的習慣。

因此，天主的話在早上及在晚上都被宣講及撒播。正如一粒自然的種子，除非雨露傾降使之發芽結實，否則祇能出產很少或是一無所出；同樣，除非天主降福的雨露傾降，我話語的種子也不會多結果實。因此，在開始之時，讓我們懇求天主，即依照聖詠所說，給產業降下甘霖及復甦它們的那一位(參閱詠 68:10)，恩賜我因他的尊榮說話，為了讚揚及推薦聖方濟，和我們靈魂的安慰。

## (一) 記號

我們以「那時，人子的記號要出現天上」的經文開始。

在天主傾注於這位謙卑貧窮的小人物聖方濟身上的一切恩賜當中，其中一個特殊、而我膽敢說是獨一無二的特恩，就是在他死前兩年，他的身體帶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五傷。<sup>3</sup>他身體側邊被刺穿並有血從中流出，他的雙手有黑釘穿透且彎過背部的傷痕。這是確實的，能如同世上任何東西一樣確實。很多人曾見過他身體上的五傷，有些仍然健在。<sup>4</sup>主自己把這個標記，銘刻在這位謙卑貧窮的小人物身上；如同你們今天所聽到的，他因自己的謙卑而成為癲瘋病人的僕役。我引用聖

瑪竇福音的這經文，來讚揚這特殊的、或更好說是獨一無二的特恩。

這一經文，就其文字含意（literal sense）及依據它的歷史意義（historical meaning）來說，指的是主的標記，即在審判之日出現的十字架。就其寓意意義（allegorical meaning）來說，指的是基督在被釘時身體上出現的十字架印記。就其比喻或道德意義（tropological or moral meaning）來說，指的是出現在聖方濟身上的、主耶穌的五傷。

在文字含意內，「蒼天」指的是我們看到在自己頭上的實體。在這種含意下了解，十字架的標記會在審判之日出現在天上，作為判官嚴厲的標記，致使「地上的各種族都要哀悼他」（默 1:7）；並如同哈巴谷所說：「太陽忘了升起，月亮停於居所，這是因了你放射箭羽的光芒，你矛鎗閃爍的光亮。」（哈 3:10-11）達味用以打倒哥肋雅、即魔鬼的矛鎗，就是基督的十字架。金口聖若望指出，它將在審判之日出現，比所有的星辰都燦爛。<sup>5</sup>

在天上出現的十字架標記，也能被寓意地了解；那就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之日，身體上出現的印記。我們在依撒意亞讀到：「那一日，葉瑟的根子將成為萬民的旗幟。」（依 11:10）那就是說，成為一個憐憫的標記。基督所背負並在其上受苦的十字架，是所有民族及每一國家的憐憫標記，如同依撒意亞繼續說的：「列邦必將尋求他，他的墳地將是輝煌的。」（依 11:10）拒絕承認及接納基督的猶太人，應小心考慮這一切，並承認它的真理。讓他們尋求看看，有無其他人物的墳地是同樣輝煌的。

這標記也出現在基督的奧體上，也會在他的肢體上發現，正如聖保祿所說：「凡屬於耶穌基督的人，已把肉身同邪情和私慾釘在十字架上了。」（迦 5:24）祇有那些背負基督標記、即基督十字架標記的人，才屬於他的軍旅。因此，每個人都要背負這個標記。但是天主以特殊的方式，向基督奧體的兩個肢體，即君士坦丁大帝<sup>6</sup>及聖方濟，啟示了十字架標記。

直到君士坦丁以前的許多世代，國王及帝王都是異民，世上各民族間常有戰爭及分裂。基督十字架的降福，好像歸於湮沒。然後，當君士坦丁與馬山齊奧（Maxentius）戰爭時，十字架的標記在天上出現。它以勝利的標記出現，因為君士坦丁被告知說「touto」，意即「因此標記，戰勝」或「你將因此標記而得勝」。<sup>7</sup>就在那一刻，他承認被釘者，又在自己的額上劃上十字聖號。從此，十字架由為強盜的刑架，變成帝王額上的標記。在此之後，君士坦丁派遣自己的母親聖海倫，前往聖地尋找十字架的聖木。她尋獲了，就送到耶路撒冷去。在普世找到的一切十字架聖木的聖髑，都是從它而來的。

主很是樂意在君士坦丁的時候，藉著勝利的標記，即顯示給君士坦丁的十字架標記，結束戰爭及磨難。正如他願意把勝利的標記銘刻在君士坦丁身上，他因而選擇把補贖的標記，銘刻在聖方濟身上。主如此做時，就挑選了一位簡樸、貧窮、及謙卑的人，成為所有在他後來者的補贖模範。因此，默示錄經文的描述，可以理解為聖方濟：「我又看見了另一位天使，從太陽出升之地上來，拿著永生天主的印」（默 7:2），好讓他能在悲痛哀號的人額上，劃一個十字記號（參閱則 9:4）。

在起始時引用的經文，有兩個要素。第一個關注到聖方濟因肖似基督而獲得的

一個特別聖寵的特恩，正如經文所說：「那時人子的記號要出現」。第二個涉及他超卓的功德，正如經文所說：「天上」。因為聖神以他的恩賜充滿天上，即天上的人們。

## (二) 蒼天

你們要知道，蒼天擁有極多的特性。<sup>8</sup>我願意把很多其他的撇在一旁，而專注於：它們在我們之上臨現，它們廣闊的延伸而包羅萬象，及它們對大地的影響。

### (1) 蒼天在我們之上臨現：貧窮、貞潔、服從

首先，它們在我們之上臨現於極高之處，這可以應用在聖人們、特別是聖方濟所擁戴的受舉揚的貧窮；它們被光華所裝飾，這可以了解為無瑕疵的貞潔；它們亦保持不變動的位置，我用此來指示聖方濟謙卑的服從。

#### 1. 貧窮

聖方濟因他的貧窮，像是在極高之處的蒼天。我們在依撒意亞讀到：「上天是我的寶座，下地是我的腳凳」；及後又說：「我要垂顧的是誰呢？是貧苦者、懺悔者和敬畏我言語的人。」(依 66:1-2) 上主天主啊！你如何會在同一經文內把貧苦者和上天連結在一起？上主樂意把他的寶座，安放在那一層天呢？無疑是在貧苦者內，他也可被稱為上天。我要用聖詠的話來證明：「上主住在自己的聖殿，上主的聖殿設立於天」；然後又加上：「他的目光細察窮人。」(詠 11:4) 對貪婪的人來說，貧窮是可憎惡的事；但在天主眼中卻不然。因為它在外表上雖然是最低下的，在真理上是受舉揚及最高級的。聖保祿給格林多人寫道：「他們極度貧困所湧出的豐富簡樸。」(格後 8:2) 如同蒼天是按高天、更高天及最高天的領域安排，同樣，在忍耐中產生的貧窮是美善的，因渴望及期待產生的貧窮是更美善的，以人在其內頌揚及歡騰的喜悅所擁護的貧窮是最美善的。因此，貧窮是人能相似蒼天的原因，因為它導向天國。我們的主說：「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瑪 5:3) 貧窮把那些不愛它的、或誹謗它的人，排除在天國之外，正如聖經所說：「駱駝穿過針孔，比富人進天國更容易。」(瑪 19:24) 即是指，把他的心放在財富並予以信靠的富人。貪婪把人貶低，因為「那些想望致富的人，卻陷於誘惑，墮入羅網和許多背理有害的慾望中，這慾望叫人沉溺於敗壞和滅亡中。」(弟前 6:9) 要注意，貪婪把人投入深處。在另一方面，貧窮把人高舉至蒼天生命的境界；而更重要的是，人在其內頌揚及歡騰。

你不會找到有像聖方濟那樣擁護貧窮的人，亦找不到有像他那般在其內頌揚的人。他徹底拒絕擁有任何事物，不論是個人的或是公共的；也不願意兄弟們擁有任何事物。<sup>9</sup>基督的十字架是貧窮的標記，因為他在其上被縮減至極度貧窮，連一塊用以遮蓋赤裸身體的破舊爛布都沒有。聖方濟也揀選了最高度的貧窮；因此，人子的標記、即基督的十字架，在聖方濟身上被發現，是理所當然的。

在這一點上，或許有人會說，自我讚賞令人反感；而我更不應提出這些事，來誇耀我們自己、我們的修會、和我們聖善的會祖聖方濟。但事實上，人不應對這些事緘默不語，聖神親自以十字架標記來核准及肯定貧窮的生活；因為在聖方濟

尋求教宗批准他修會的那時刻，我們主的五傷就已銘刻在他的身體上。<sup>10</sup>那是天主而非人的批准，因為人能夠被騙。因此，不但是人頒發批准貧窮的諭令，而且主藉著把苦難的五傷銘刻於貧窮謙卑的聖方濟身上，親自頒發了批准貧窮的諭令。天主並未賜予所有的人恪遵或是揀選那樣的貧窮，卻賜給了眾人去羨慕它。它為那些無法如此貧窮的人，應是喜悅的泉源，那種貧窮受到眾人的擁戴。<sup>11</sup>

## 2. 貞潔

我們也留意到，蒼天被光華所裝飾。聖方濟因為無瑕的貞潔，可以和蒼天的這個幅度相比。我們在德訓篇讀到：「碧空青天，是高空的美麗；蒼天的景色，光耀壯觀。」（德 43:1）

以美麗安排的穹蒼，能比喻為一個刻上貞潔的靈魂，好像是以印璽在蠟蓋上的印記。出谷紀記載以色列的長老們「看見了以色列的天主，看見在他腳下好像有一塊藍玉做的薄板，光亮似藍天。」（出 24:10）後面的話，可以懂成是一個已由肉身罪惡的一切不潔、污穢及敗壞中被潔淨的靈魂。哀歌談及的納匝肋人的靈魂正是這樣：「她的納匝肋人，比雪還潔白，比乳還皎潔，比珊瑚還紅潤，比藍玉更無瑕。」（哀 4:7）這些話所指的，是那些已把自己奉獻於主，並有責任恪遵貞潔的人。納匝肋人被描寫為比雪還潔白，為那些因為肉體貞潔而誓許守貞的人是正確的；比乳還皎潔，因為他們願望的誠懇及思想的正直；比珊瑚還紅潤，因為這一切的美德都渾然一體；比藍玉更無瑕，意思是說，比寧靜的藍天更無瑕，因為藍玉和晴朗的天空有相同的顏色。

故此，因為聖方濟徹底的貞潔，能夠與用光華裝飾的天空相比。他為了天國而使自己成為閹人（參閱瑪 19:12），用懲戒、嚴厲處罰、克制自己的肉體，使它不會長出荊棘及刺薊，即不潔思想與慾望的激情。聖本篤也曾如此做了，在皈依的開始，他短暫地受到肉體誘惑的異常困擾，「使他幾乎放棄單獨的退隱。然後天主突然恩澤地看顧了他，他遂把自己赤裸地拋擲到刺人的荊棘及鮮艷的蕁麻叢中。他這樣做了，化色慾為痛苦，並從那時起再沒有經驗過類似的感覺。」<sup>12</sup>

聖方濟在皈依的早期，也曾忍受過肉體的誘惑。他在一個冬夜與這些誘惑戰鬥時，把自己赤裸裸地丟進雪堆內而完成主宰了它們。由那時起，他罕有如此努力的需要，因為他所忍受的其他補贖已足夠戰勝那些誘惑。他的熱望，是要完全同時克勝肉體的色慾及邪惡的思念，和心靈的慾望。這個人完全被身體貞潔、或更好說天上貞潔所佔據。各位親愛的兄弟，我要提醒你們，貞潔提升其他美德，點綴及尊貴它們。當我們聽說，某人度著可敬的生活，並且無瑕而貞潔時，意即他事實上在天主眼中有尊貴和榮耀。基督的十字架，是貞潔、是克制身體、是羔羊般簡樸及貞潔的標記。因此，在聖方濟身上發現這個標記，是理所當然的。

## 3. 服從

最後，我要指出，蒼天保持不變動的位置。它們不受任何困擾，而它們所包括的一切，都安排得整整有條。聖方濟因為謙卑的服從，可與蒼天的這一特性相比。我們聽到約伯被問及：「你豈知天體的定律？」（約 38:33）而我們可以問：「什麼是而天體的定律？」我們知道，較高級的星體，以自己的運作支配其他星體。雖然它們是在自己的軌跡以自己的能力運轉，其實它們是與支配著它們的較高級的

星體一起移動，使在蒼天沒有爭鬥、不守秩序或艱辛。

在蒼天的品級中也有類似的秩序，最高級的主宰其他一切的活動。是誰建立了那秩序？它的起源毫無疑問是這樣的：天使的最高品級，即極品天使，遵循了永恆的法律；而較低品級的天使，則論序從屬於較高的品級。如果你向一位較低級的天使查問：「你也和較高級的天使一樣直接被天主所創造，為什麼要聽從他們呢？」他會答覆你說：「我服從一位更高級的天使，有什麼怪異之處？他並非由自己出命，而祇是天主委託給他的；我必須服從我的創造者。」依據這種形式，同時在天主的教會內及在義人的靈魂內，都有既定的秩序。在天主的教會內，較低品級的隸屬於較高的，並要服從他們；而在義人的靈魂內，較低的官能隸屬於較高的，並要服從他們。

那麼，肉體為什麼反抗神魂呢？原來並不是這樣的，因為我們無法想像天主會創造如此沒秩序的人性。如果人性存留在原始的真純內，我們較低下的本性及肉體的慾望，就永遠不會抗拒理性；我們也就不會對應當認識的真理無知。這是原罪的後果，也就是我們最高的屬神力量不臣服於天主，我們的感官不順服於理性，和我們較低下的官能不聽從較高者的原因所在。但這些混亂，可以經由謙卑的服從而得以修正。當人毫不反抗或毫不猶豫地屈服於天主的法律，並以真理引導他的生活時，他就以出於謙卑的服從而生活。凡按此而生活的人，堪可與蒼天比擬，在那裡較低下的天體無條件地順從更遠更高的天體。

聖方濟擁有真實的謙卑，他熱願自己和修會都由此命名。<sup>13</sup>因此，他的修會簡單地稱為「小兄弟會」。他在一切事情上，都自視為人中最微小的。兄弟們在法國的首任省會長，<sup>14</sup>是名為巴斯域的兄弟。<sup>15</sup>他是聖方濟的友伴，被他遣派到法國去發展修會。有一天，在夢中好像自己被提上到天堂。他看到很多寶座都已被人佔據，但有一個高出於其他而更高貴的寶座卻空著。<sup>16</sup>他詢問那是誰的位置，得到的答覆是保留給聖方濟的。稍後他請教聖方濟，他如何看自己及想自己是什麼。他回答說：「我自覺是世界上最大的罪人。是的，毫無疑問，這是我想自己是什麼。」巴斯域抗議說：「你怎能這樣說？在世上不是有很多的竊匪、通姦者、及謀殺犯嗎？」聖方濟回應說：「聽著！如果天主把賜給我的那許多及龐大的聖寵，傾注給世上的任何人，他必定會比我更令天主喜悅。這是我自以為是世上最壞的罪人的原因。聖保祿也曾如此說自己：『我就是罪人中的魁首。』（弟前 1:15）」聖保祿並不是指時間上的第一，因為在他以先已有許多罪人；他的第一是在極度的意義上。聖保祿是位最謙卑及最低下的人，一如他名字所透露的。事實上，他是位最謙卑及最低下的小兄弟。

小兄弟的名稱，帶給我們很重的負擔，因為它令我們有責任自承是最壞及比他人更有罪的人。如果我們在修會中因發現一位驕傲的兄弟而產生不快，天主會是更多麼的不快呢？基督十字架是謙卑標記的事實，已經是充分清晰的了。請聆聽聖保祿：「基督貶抑自己，聽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斐 2:8）基督的十字架，是最完全謙卑及自我貶抑的標記，因為他為了我們的原因，竟在十字架上這樣極度自我謙卑及貶抑。因此，聖方濟擁有最深度的謙卑，並自認是罪人中最卑下及低劣的，在他身上發現這個標記是多麼合理。他慣於在祈禱中懇求：「天主啊！為什麼你要我肩負這重擔？你為什麼要一個像我這樣簡樸、未受教育、卑鄙的人，來領導這個修會？」主會回答他說：「我把你安置在這修會的首位，好使我在你內成就的，歸於我的聖寵，而不是歸於人的機靈。」<sup>17</sup>

## (2) 蒼天廣闊的延伸而包羅萬象：愛情、默觀、聖寵

其次，我們羨慕蒼天，因為它們廣闊的延伸。

### 1. 愛情

聖方濟和蒼天的這現象相似，因為他那包容一切的愛德，且可達致每一個人。我們在德訓篇讀到：「惟有我繞行周天。」(德 24:8) 這也能說是在天主內及在我們內的愛情，因為它也繞行那包羅萬有的蒼天。但是，祇有義人才會居於蒼天。愛情包羅愛情所命令的一切，但那種愛情祇在有德行的人身上發現。藉著愛情，天主的本性與肉體結合；亦是藉著愛情，基督自我貶抑及經歷死亡。德訓篇告訴我們：「你看虹霓，就當讚美它的創造者。」(德 43:12) 除了是基督的十字架外，這虹霓還會是什麼？因此，基督十字架的標記，理應在聖方濟這個有蒼天美德、愛情無限的人身上找到。他對眾人的愛情無限，愛情不計代價地消耗在罪人身上。聖方濟並不因向那些以喜悅心靈聆聽及樂意接納的基督信眾宣講天主的話為已足，他甚至於去向回教徒宣揚福音，希望自己能為對基督的信德被判死刑而成為殉道者。<sup>18</sup>

我們這些可憐的人，又怎能如此心腸冰冷，不願為了主的緣故而準備忍受任何事呢？我們的心沒有受愛情燃燒或長進。熾熱的愛情是心靈的品格，這愛情在人心靈內焚燒得愈強烈，他的行為就會更英勇及更富美德。你是否願望被釘的基督銘刻在你的心靈上？你是否期待自己在他內被轉化，直到心靈被愛情燃燒為止？正如鐵在被灼熱至熔化之點時能刻上任何的印號或標記，同樣，一個被熱愛被釘基督熾烈地燃燒的心靈，也能接受被釘的主自己或他十字架的銘刻。那個愛的心靈被吸引到被釘的主那裡或被轉化成為他；這就是發生在聖方濟身上的事件。<sup>19</sup>

當基督苦難的五傷要銘刻在聖方濟身上，一位色辣芬被派遣到他那裡時，有些人表示驚訝。當然，沒有色辣芬曾經被釘。但「色辣芬 (Seraphim)」是天使，他們的名字是來自「熾愛之火」。<sup>20</sup>因此，這詳情告知我們，在色辣芬被派往聖方濟那裡時，他為愛情所燃燒。銘刻在他身體的十字架或十字架標記，象徵著他對被釘基督的愛情，亦是藉此愛情之火，他完全轉化為基督。

我願意告訴你們一些發生在里野地 (Rieti) 會省的事，以證實我所言非虛。<sup>21</sup> 在那裡，有致死的瘟疫打擊那地區的牲畜，使牠們無法進食。突然，那些牲畜開始死去，人們不知如何救活牠們。當地一位居民往見一位虔敬人士，告知牲畜死亡的事並求問良策。那虔敬人士請他去取些聖方濟曾用來洗滌手腳的水，灑在牲畜之上使牠們痊癒。他這樣做了，牲畜就奔馳覓食；這是一位親見這事發生的人告訴我的。

因為聖方濟擁有像蒼天般廣闊的愛情，而十字架是世上最大愛情的標記；我們期待應在他身上找到這標記。

### 2. 默觀

再者，蒼天包含奧蹟。蒼天的拉丁文是「caelum」，是由意即保存秘密或遮蓋

的動詞「celare」演變而來的。<sup>22</sup>聖方濟可與蒼天的這個現象比較，因為他已達到默觀的高峰。聖詠這樣說：「你展開蒼天好似棚帳，在水上建築你的宮殿。」（詠 104:2-3）水實在是清澈的、振奮的、及隨光閃爍的，是默觀的象徵。當水與人相遇時，人看到自己形象的倒影，及天主光明的輝煌。聖方濟達到默觀的如此高峰，令他預言未來，看穿人心的隱私，並向那些不在場者顯現，<sup>23</sup>正如聖奧斯定在他作品《論基督教義（*On Christian Doctrine*）》序言提及的隱修士聖安當一樣。<sup>24</sup>基督的十字架，是智慧及天主奧秘啟示的標記。我們從默示錄聽到被宰殺的羔羊，展開那用七個印密封著的書卷（參閱默 5:12,9,2,1）就清楚了，意即他用自己的十字架，揭開了聖經的所有奧秘。基督的十字架，是達味的鑰匙；基督是那位開了無人能關、關了無人能開的聖者（參閱默 3:17）。因為聖方濟騰達於默觀及智慧的如斯高峰，我們再次期望在他身上找到基督十字架的標記。

福音告訴我們：「要純樸如鴿。」（瑪 10:16）如果我們渴望天主以智慧的輝耀之光來照亮我們，就要熱愛心靈的簡樸和真純。當月亮直接對著太陽時，就全部亮起來，且顯得輝耀；當它被太陽遮蔽時，它的光明及輝耀都看不見。但其實它與太陽愈接近並被吸引至更近處時，它就接受更多的光。事實上，這時所接受的光，比直接對著太陽時更多。我們也相類似，人愈炫耀自身的智慧並要看起來明智，他所受的光照就愈少。但當人離開群眾，進入自身之內，反省與天主的契合時，他就會獲得更多的光照。雖然有些人看起來已蒙光照，要符合事實就得徹底地以最大的謙卑及心靈的簡樸去靠近天主。我給你們一個實例：巴黎大學的學生往見校長皮爾波斯提和斯（*Praepositivus*），詢問他說：「你相信什麼？請告訴我們要相信什麼？」皮爾波斯提烏斯遂在街上找來一位路過的簡樸人士，向他發出學生們的問題。他以簡樸回答說：「我相信全能的天主父、及聖子、及聖神；我也相信祇有一個天主。」皮爾波斯提烏斯回應說：「十分優異，這正是我願意如何去相信的，那是在簡樸及謙卑之內。」<sup>25</sup>

### 3. 聖寵

最後，蒼天包羅萬象；它們包括一切，卻不為萬物所包括。聖方濟相似蒼天的這現象，因為他充滿聖神的七重聖寵。我們讀過天主對亞巴郎說：「請你仰觀蒼天，數點星辰，你能夠數清嗎？……你的後裔也將這樣。」（創 15:5）星辰無論多麼細小，其龐大定會充滿地面並給予光明。雖然每顆星的光明及光線與大氣層混合，但當我們仰觀星辰時，卻發現它們都是獨特的。<sup>26</sup>這與受到聖神以其神聖光輝所光照的虔敬靈魂類似。這些是聖神的後裔，而他的後裔有如天上的星辰，因為聖神以全然神奇的方法帶領虔敬的靈魂。約伯傳說：「他的神裝飾了蒼天，即擁有天上美德的人；他的手以主婦的技巧戮穿了飛龍。」（約 26:13）聖神的神妙，在於他如何把貌似相異而事實卻非如此的觀念，連結在一起。這完成工程的天主的手，究竟是什麼？論到世界的創造，聖子能被稱為天主的手，藉著他創造了萬有（參閱若 1:1-5）。至於不同的恩賜，聖神就是天主的手，他分配各樣恩典，並「隨他的心願，個別分配與人」（格前 12:11）。因此，聖神是天主的手，分施聖寵的多重恩賜。放在我們手中的聖寵，究竟有多少呢？共有十四種。祇有天主的手、即聖神，向我們沛降他的七重聖寵、即四樞德及三超德時，使我們踏上聖德之途並堅持到底，我們才能驅逐在我們內的飛龍。把聖神的七種恩賜給予我們，是為讓我們以熱誠去實踐善工。基督的十字架是天主無窮聖寵的標記，因為是從十字架、即基督的苦難，流出一切聖寵的恩賜。所以，我們再次期望在聖方濟身上，找到人子、基督十字架的標記；他充滿了聖神的恩賜。

### (3) 蒼天對大地的影響

最後，我願意就蒼天對大地的四種影響說幾句話。它們以自己的光彩燃亮世界，以雲霧的雨水加以滋潤，以自己的熱力賜與溫暖，並以雷電的閃爍給予光華。蒼天的這些影響，可以類似地歸於聖方濟。他用自己的彰顯的美德，給那些在成德路上較遲緩的鄰人散發光明。他以自己虔敬祈禱的熱愛，使他們振作。他藉著自己聖德及美善所產生的奇蹟，用驚訝充滿他們。基督的十字架，是天主完美工程及一切神奇作為的標記。由於聖方濟因自己所做的一切與蒼天相似，我們應期望在他身上發現十字架的銘刻，好讓他藉著此標記而被高舉。主敬重弱小者，故此看顧了這位謙卑貧窮的小人物聖方濟，在他身上銘刻十字架的標記；但主由遠處已明察傲慢及驕矜的人（參閱詠 138:6）。正如聖雅各伯提醒我們：「天主拒絕驕傲人，卻賜恩寵於謙遜人。」（雅 4:6）

因此，讓我們懇求天主，恩賜我們在生活中能如同聖方濟一樣謙卑自下，致使我們靠著他的功德與代禱，能在來生被舉揚。願愛護及高舉謙卑者的主耶穌基督，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2015年2月修訂稿

<sup>1</sup> 資料源自聖文德論聖方濟，1262年10月4日晚間於巴黎大學。

<sup>2</sup> 是指巴黎大學的校長余迪斯(Eudes of Chateauroux)，他於1238至1244年間任校長職。1246年，他獲委任為樞機，並繼承雅各伯(Jacques de Vitry)為法司卡迪(Frascati)的圖斯庫盧姆(Tusculum)的主教。他在1262年10月4日聖方濟節的晨間，在巴黎大學主持宣講。

<sup>3</sup> 《文一》13:3; 15:2。

<sup>4</sup> 《文一》13:8。

<sup>5</sup> Saint John Chrysostom, *Homilia II de Cruce et Latrone*, n. 4, (PG 49, 414)。

<sup>6</sup> Constantine I, 324至337年間為羅馬皇帝。

<sup>7</sup> Eusebius, *De vita Constantini*, Lib. 2, c. 28, (PG 20, 943)。

<sup>8</sup> 「上天」或「蒼天」的英文是「heavens」，古人以為天外有天，故以眾數加以統稱。

<sup>9</sup> 《文一》8:1-3。

<sup>10</sup> 《文一》4:11。

<sup>11</sup> 聖文德似在這裡為自己辯護。

<sup>12</sup> Gregory the Great, *Dialogues II 2* (PL77, 132)。

<sup>13</sup> 《文一》2:7-8。

<sup>14</sup> 《亞西西文集》65。

<sup>15</sup> 《文一》4:9。

<sup>16</sup> 《文一》6:6。

<sup>17</sup> 《文一》8:3。

<sup>18</sup> 《文一》9:5-8。

<sup>19</sup> 《文一》13:1-5。

<sup>20</sup> Gregory, *Homilia in evangelia I*, 34, nn. 10, 12, (PL76, 1251, 1254)。

<sup>21</sup> 《文一》13:6。



---

<sup>22</sup> Isidore, *Etymologiae*, XIII, c.4, n.1, (PL82, 474)。

<sup>23</sup> 《文一》11:3-14。

<sup>24</sup> Augustine, *De doctrina Christiana*, prol., n.4。

<sup>25</sup> G. Lacombe, “Prevostin de Cremona,” in *Dictionnaire de Theologie Catholique* xm, 1 Part., 162-169； N.J. Garvin, “Praepositinus of Cremona,” in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XI (Washington, 1967), 660。他活於 1130（或 1135）至 1210 年間；於 1206 至 1209 年間任巴黎大學校長。他的名有不同的寫法：Praepositus, Praepositinus, 及 Praepositivus。

<sup>26</sup> *II Sent.*, d. XIII, a. III, q. 2 (II, 327)。